

珍珠泉

魯之洛

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鲁之洛

珍珠泉

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八年·长沙

珍 珠 泉

鲁 之 洛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*

1978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印数：1—30,000册 印张：4.75
统一书号：10109·1098 定价：6.45元

内 容 简 介

这本小说散文集,选编了作者历年发表的作品二十篇。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工农业战线上的新人新事新风貌,刻画了一些先进人物形象,歌颂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。作品生活气息较浓,文笔清新流畅。

插图:李儒光

目 录

笑.....	(1)
歌.....	(6)
婆媳俩.....	(12)
洗禾桶.....	(16)
吴老倌.....	(20)
铜鹅之乡.....	(26)
云岭轮渡.....	(34)
在罗霄山脉的密林里.....	(40)
常青树.....	(51)
工地灯火.....	(58)
喜炮声声.....	(61)
侗家娜妹.....	(66)
记游澄碧湖.....	(70)
水退之后.....	(73)
兄妹队长.....	(86)
红旗的故事.....	(98)
同车旅客.....	(107)

风雪夜.....	(113)
珍珠泉.....	(126)
夜 归.....	(138)
后 记.....	(146)

笑

如果有人问我：在农村，你看得最多，感受最深的是什么？我说：是笑。是的，是笑。

早晨，当你启开门窗，串串感人心脾的笑声，就会乘着乳白色的雾气向你扑来。这种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的社员所组成的笑的大合唱，就象一条清凉、湍急的小河从你心里流过，使你的心胸一下子变得无比欢畅、开阔。如果是艳阳高照，晴空万里，你漫步在那浩渺无边的滚滚稻浪中，突然这里那里，象是从海底翻腾起的涛声，响起了阵阵纵情的欢笑，你将不由自主地勃然产生投身在这海洋中的冲动。然而，一当夕阳斜照，晚霞缀空，在溪河畔，竹丛中，那阵阵低声笑语，悄悄荡过你的心田，又会使你感到是一种极其甜美的享受。待到更深人静，明窗上，灯影下，窗纸抖动，笑声滚滚，更是使人感到无限温暖、激动，受到鼓舞。……

这是甜蜜的笑声，这是胜利的笑声。从这笑声中，我闻到了生活的馨香，我感到了战斗的信心。我多么熟悉啊，那一张张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如花蕾怒放般的笑脸！然而，在这千百张笑脸中，给我印象顶深顶深的，还是我们大队党支部书记老钟的笑。

我并不是在认识钟支书的同时，就认识了他的笑的。我们初在一起工作的时候，印在我脑海里的他，宽宽的黑红脸庞，一对箭眉，

眯细眼睛，高鼻梁下，一张紧闭的嘴。我觉得：老钟是个严肃而又拘谨的人。

然而，社员们却说：钟支书真会笑！我有些困惑了。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一位老人。他听了，用三个指头捻着须尖，摇晃着脑袋说：“嘿嘿，你怕是没有过细看吧！”我更觉奇怪：笑嘛，有形态，有声音，还要什么过细看呢？但老人那种大不以为然的表情，叫我不好继续分辩。

是事情有这么凑巧，还不知是我真的过细观察了？就在我 and 老人谈话后的不几天，发生了这么一件事：队上有名的炸雷公张洪，被人告了冤枉状，——犁田时打了队里最宝贵的水牛。炸雷公听了，又跳又骂，闹得屋子都要翻边了。这时钟支书突然在旁边出现了，他观察了一阵，抓住个空子说：“张洪，这样闹象话吗？”张洪一听，脚不跳了，但还是昂着脑壳嚷道：“哼，兴他冤枉人，就不兴我骂？”钟支书走近一步说：“骂，冤枉就洗清了？”张洪低下头，说道：“反正冤枉了，骂骂出气。”钟支书摇摇头，轻轻拍着他的肩膀说：“要是骂能解决问题，去年早了六十天，大家不用车水，由你去骂好了！”钟支书的话，逗得我们这些看热闹的人也忍不住笑出声来了。就连那暴跳的张洪，也满脸绯红，悄悄地坐在一边笑了。忽然我发现钟支书嘴角微微扯开，两角稍稍上翘，在脸颊上挤出一层痕迹显明的皱纹，那箭眉弯曲地扬了起来，眯细着眼睛，从那两颗黑白分明的珠球中，射出了一种特有的光彩。就在这一刹那间，我脑海中跳出一个特大的“笑”字。是的，这是笑，这是从心坎里迸发出的笑！

过后，我开玩笑地问炸雷公：“为什么钟支书三句话，就把你这炸雷公炸住了？”他睁圆着眼睛，极认真地说：“你没见他是笑着同我讲吗？看到他那副笑脸，就是天大的脾气，也会发不出来的！”呵，原来钟支书的确是个会笑的人！只不过他的笑声是从眼睛里放射出

来的。

然而，事情总不是绝对的。我居然有一次听到从老钟嘴里发出了琅琅的笑声。那是今年的春季，一连四天泼瓢雨，资江河里滚着黄浊浪涛，冲坍了河堤，浸没了田地，队里的一片早稻，连禾苗带泥土全给卷走了。面对着这种情况，有些人抬不起头来，唉声叹气的。这种情绪在当天的群众会上弥漫着。有一位矮敦敦的社员，低垂着头，无精打彩地说：“算了，讨论么子罗，算背了一年时吧！”他的话刚落音，会场上猛然爆发一串笑声，一种从心坎里发出的笑声，撼动着人们的心灵。这笑声一响，使得一潭静水般的会场，象拔开了水闸一样，情绪骤然沸腾起来。原先稀稀拉拉散坐着的人们，身子坐正了，闪着惊异的眼光，注视着这琅声大笑的人。他，正是党支书老钟。

笑声收住了，钟支书擦了擦胡髭楂楂的下巴，说：“不能这么大方，绝对不能‘算了’！”他的声音不算高，但是却很有力，象是用手掌使劲按压出来的。接着又说：“前年先旱后淹，去年先淹后虫，我们‘算了’没有？没有。——这回，更不能‘算了’。洪水卷走了我们的禾苗沃土，卷走不了我们的雄心大志。砂石再多，我们也有力量把它挑走。挑走了砂石，插中稻还来得及。我们是人民公社的社员，有党的领导，有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，什么困难能阻止我们前进呢？”他那眯细眼睛圆睁着，闪着激情的光波。那是笑的光呀！这种光，把人们的心灵照亮了，把人们的激情点燃了。会场仍然是静静的，然而，在平静之中，我觉察到人们身上有一种神奇的力量。我看到，人们的眼睛亮了，人们的腰板挺直了，就连那位矮敦敦的社员也不例外。钟支书的眼光在会场扫视一周之后，微微举起手来，说：“明天挑砂石，算我一个！”他坐下来了，可是更多的人站起来了，摇晃着拳头，喊着自己的名字“算我一个！”“算我一个！”……

这夜的会散得很晚，但我觉得时间却过得很快。宽敞的房间被笑声塞满了，这笑声，表露着我们的理想，我们的信心。当散会的时候，宁静的田野里，灯火闪动，笑语荡漾，我仿佛看到：一场征服水灾战斗的序幕揭开了！这笑声，就是冲锋的号角啊！

培土，抢插，抗旱，除虫……战斗一个接一个，胜利也一个接着一个。终于，金色的秋天来到了。那满冲满垅的稻谷，紧挨密挤地垂着沉甸甸的长狗尾巴穗子，金黄耀眼。站在田垅中，谁也禁不住喜笑颜开。于是，田野里的笑声更高了，村庄里的笑声更多了。笑声就象资江的河水，在大地的心胸奔腾。

我想，这一回该可以听到钟支书琅琅的笑声了。然而，出于我意料之外，每当社员们谈论丰收，纵情欢笑的时候，他却说：“你们觉得够了嘛？不，眼光还要放远点呀！”

收割的前夕，队里召开了群众大会。当讨论完收割的种种事情之后，钟支书站了起来，眯着眼睛，箭眉微蹙着，说：“我想提个问题……”

大家的视线一下就集中到他身上，有几个站起来准备散会的妇女，又重新坐下了。只见他停了片刻，说：“收割之后，还应该做些什么事呢？”一个冒失后生子高声说：“先开一个庆祝会！”有几个人附和道：“对，这是顶顶重要的！”

钟支书摆了摆手，说：“庆祝会是可以开的，但还不是‘顶顶重要的’。重要的是我们还须争取第二、第三个大丰收。”他的话还没落腔，有几个社员就抢着说道：“对呀，收割完稻子，就要种萝卜、油菜……”“抢季节如抢宝，松不得半点劲呀！……”就这样，人们又热烈地讨论开了。

当夜，秋种的计划初步订出来了。这使钟支书特别兴奋，他郑重地捧着记录本，看看本子上的记录，又看看周围社员们的笑脸，

却没有想到要散会。

一位巧妹子提醒他：“噫，我们钟支书是喜懵了！……”

“哈……”小妹子的话，把社员们都逗笑了。

“哈哈……，喜懵了，……哈哈！……”

钟支书嘴巴圆圆的，发出了一串串的笑声，眼睛里闪射出一种年轻力富，具有强烈生命力的光辉……

我震动了，我被这从心灵深处发出来的笑声震动了。这笑，是从心的深处迸发出来的。这笑，是社员们的甜蜜的笑、胜利的笑的缩影。这笑，是众多的笑的汇合。是它，才把那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的笑，串联成一条笑的长河！

一九六二年八月

歌

我正坐在红光闪耀、柴片噼啪的火塘边，静听大队党支部书记老邱谈情况。他越讲越兴奋，使劲咽了泡口水，用清亮的嗓音有板有眼地念道：“你去不过半年整，竹云面貌日日新，稻田成了结粮树，红薯亩产几千斤，鸡鸭成群猪满栏，房屋整修一片新。……”

正念得起劲，房门乒地一响，接着便是一阵阵踢踢踏踏的脚步声。我正要调过头去看，冷不防一双粗壮的大手，紧紧捂住了我的眼睛。那粗壮的手，那虎冲劲，不用猜我就晓得是他。我掰着那双手，喊：“醇江，你快松开！”

没有回答，眼睛被捂得更紧了。一阵包在嘴里的嗤嗤的笑声后，那双手猛一错，又捂得铁紧，象是换了个人。

我使劲挣扎，威胁说：“醇江，你脑壳皮发痒了？”

那家伙笑了一气之后，装着粗喉咙在我耳边喊道：“瞎子乱声喊，声声喊醇江，松开手你看——”他真松开手，跳到我面前，扮着鬼脸，指着自己的鼻子说：“喏喏，——团长！”

象一锅滚开的水，房子里滚动着呵呵的笑声。

喏，原来是有名的三句半专家、业余剧团团长何老九。这老哥惯爱扮丑角，平常讲三句话准有两句话耍儿戏。我一把扭住他的胳膊，吼道：

“我非把你这团长捶成扁长不可!”

“我保!我保!”

“莫儿戏，办正经事吧!”

和他一起进来的吴三爹和醇江笑嘻嘻地拉住了我。我松开手，问：“有么子好事?”

醇江作古正经地说：“是三爹出的主意，说要请你编支歌!”

“编歌?”我感到很突然，心里有些紧张。

吴三爹点点头，捋了捋胡须，解释说：“编一支颂扬我们竹云生产队的歌。你是晓得的，我们得到了大丰收，生活过得好了，让大家歌唱歌唱，鼓起劲，年年夺丰收!……”

何老九比比划划地抢着说：“你看过电影《李双双》吗?象他们的社员那样，一边挑担子，一边唱歌，多带劲!”

我笑了，说：“这还用我编!”我用手指点着他的鼻尖，“你是有名的三句半专家。”又指着邱支书，“老邱又是有名的快板诗人。你们编的比我强!”

何老九打断我的话，说：“老鲁，这回可不准开玩笑!我们要编真歌，不象平常在田头土边闹笑，乱编乱唱。”

我当即反驳道：“你说的不对，平常在田头土边编唱的就是歌嘛。只要稍稍整理一下，还可以登报哩!刚才邱支书就编了一段。”

老邱连忙申辩，说：“哪里!哪里!那不过是我随口念的，算得么子歌罗!”

吴三爹两手左右一摆，说：“这样吧，大家来编，老鲁帮着整理。”

“要得!”醇江首先表示赞成。

“行!”何老九把一只手举得高高的，眼睛几眨，说：“我先来几句，大家评评。”

“又是三句半!”醇江翻翻大眼珠，冷冷地说。

“三句半又怎样？不行吗？”何老九不服气地说。他眨着小杏仁眼，念道：“青山绿水绕，牛羊满山跑，田肥产量高，”念到这里，他忽然手臂一挥，提高声音，“噫，竹云好！”

醇江脑壳一昂，说：“要不得！”

吴三爹也摆着脑壳，慢吞吞地说：“县委王书记那句话，不合实际！”

可是何老九不信这一套，他偏着脑壳问：“哪点不合实际？没有山，没有水，没有田，没有牛？”

这时，邱支书说话了。“当然有罗。”他瞥了老九一眼，又说：“可是我还是同意吴三爹的说法。难道你不知道，虽说有山有水，可这是什么山，什么水？”说到这儿，他手指捏出有节奏的响声，念起来：“有道是，养女莫嫁竹云坳，受穷受苦受气恼，有山无柴只长草，有水不能翻山坳，累得头白腰杆弯，一年到头不得饱。”

吴三爹拈着胡须直点头，说：“实情！实情！”他手朝窗外一指，“你说田肥？哼，尽鸭屎泥；你说山青？鸟都不生蛋的光头山；你说水秀？挑担吃水翻山过坳两里路，你要说田多还是实，全队六十亩田，四百五十二丘，尽是巴掌丘，碟子丘……”

吴三爹激动的话语，把人们的心弦拉得绷紧。我无意地朝窗外望了望，窗口映着白雪覆盖的层层山峦。就在那山与山的连接处，一弯弯狭长的冲田，象百衲衣一般，一小块一小块地拼凑在一起，密密挤挤地挨在山边。竹云呀，竹云！以前就是这么个地寡人穷的山窝窝。

我说：“要说条件，竹云的确很差。妙就妙在这样差的条件，又是连年受灾，可是却获得了丰收！”

邱支书拍着大腿，笑着说：“是呀，前年遭旱灾，去年又是虫灾，可是仍然丰收。如今是粮多、猪多、牛羊多！”

“是罗！是罗！”何老九脖颈又伸直了，小杏仁眼睛闪着欢乐的光芒，说：“我就是歌颂这些嘛！”

“说竹云现在是个好地方，谁都同意的。”醇江解释说，“不过，是么子原因才变成了好地方呢？”

“这……嗯，嗯，”何老九有点语塞，使劲搔着脑壳，眼睛眨个不停，好一阵，才说：“那几句就算要不得，我再来几句，行么？”他漱了漱喉咙，念道：“竹云实在好，田多土肥水滔滔，丘丘都是聚宝盆，嘴，出宝！”

醇江把脑壳摇得象个货郎鼓，说：“还是要不得！”

邱支书也说：“‘出宝’这句很好，么子东西出宝呢？是田出宝？”

“我最不同意那句‘丘丘都是聚宝盆’！”醇江登地站起来，拍着衣襟说：“你说，要是前年冬天让你到外面做工夫去，大家也都各找各的‘副业’，这聚宝盆能聚么子宝？”

何老九脸涨得通红，手都有些发抖了，讷讷地说：“这、这是那百年的事了？……”

醇江的话，正刺到何老九的痛处。前年冬天，队里正计划挖渠架枳，引岩水灌田，变干旱为水利自流化。开工的头一天，我和邱支书正沿山再一次勘察地形，有人来告诉我们，说醇江和老九打架了。当我们赶到现场时，醇江正抢着老九的一把斧头，老九的堂客却死死扯着醇江的衣襟哭骂：“死醇江呀，你不放老九走，我就和你拚！他出去做木匠工夫，关你么子事？”醇江死不松手，说道：“老九，你不听党的话嘛？集体生产不要了？你是要钱，还是要社会主义？”说也怪，平时伶牙俐齿的何老九，这时翻肠倒肚也找不出一句得体的话来。他气得脖颈又红又粗，顿足责骂自己的堂客：“死、死猪婆……快回去，给我回去！”这时，醇江他娘带着他两个弟弟赶来了，他们围住醇江，扭的扭手，抢的抢斧头。醇江哪肯依，他怒吼道：

“要抢万万不能！你们依从我一桩，我就松手。”他娘急得流眼泪，说：“依依，一百个依，天神老子，你快说吧！”醇江说：“从明天起，都跟我上山修水利，不误一个工，不偷一点懒。”他娘点了头，他两个弟弟也规规矩矩应了声“是”，他才摔脱老九堂客的手，把斧头掷在老九脚面前，说道：“好，老九，你过你的独木桥去，少你一个，竹云坳也要建设社会主义！”便招呼着娘和弟弟登登地走了。我被这情景弄呆了，邱支书却走近去，对老九说：“老九，道路要认清，嫩崽不离娘，我们要跟着党啊！”老九听了这几句话，脸突地红了，又紫了，最后竟白了。他激动得两手发抖，把一提筐木工工具咣当当摔在地上，指着堂客骂道：“回去！明天跟我一起修水利！……”

如今，旧事重提，邱支书怕伤了老九的心，连忙向醇江使眼色，制止他再说什么。回头见老九只顾埋着头朝火堆里加柴块，便说：“老九在兴修水利的时候也表现得很好，想想看，那一条条木枳，从这个山头，搭上那个山头，象架天梯一样，要是没有我们九木匠，能架得好？不过，老九呀，也得想清楚，大家那股劲是哪里来的？”

“是呀，劲是哪里来的？”说着，吴三爹一把拉住老九的手，指着火塘里渐渐矮下去的火苗，“比方，嗯，比方，你添块柴。——”

老九照着添了几块，柴堆爆出一串响声，火苗又呼呼地冒高了。

吴三爹又说：“就比方这堆火，你不添柴，能总是燃得这么旺？”

这一说，大家都会心地笑了。

醇江兴奋地说：“三爹讲得对，是党在社员心里添了柴，加了油，大家心里的火才燃得旺旺的。”

“老九，”邱支书认真地说，“这回你想想，去年要不是修好了水利，积足了肥，又战胜了虫灾，丘丘田能成聚宝盆？”

“问得对！”醇江挥着手助劲。

“我明白了！”老九激动得跳了起来，说：“这回我又想好几句，

这几句保险要得！”他朝自己脑壳上一拍，没有眨眼睛，却把小杏仁眼睁得溜圆，说：“你们听：党的政策放金光，改天换地有力量，——怎么样？”

“三句半，还只有两句，谁晓得怎么样？”醇江仍然很冷淡。

邱支书却鼓励他说：“你快念完吧！”

老九咳了咳，高扬着手，念道：“社会主义道路广，嘿，通天堂！”

老九的声音刚住，邱支书称赞说：“算找到根了！”

醇江也哈哈大笑地捶着坐板喊：“要得，这几句要得！”

吴三爹更是乐哈哈地说：“社会主义道路通天堂，说得好，说得好！”

这不是一般的赞扬啊，这是从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声音，就象喷泉从地底层里喷涌出来的一样。我的心突地一跳，这不就是歌吗？这是从心灵深处发出来的歌呀！我激动得很，只是一个劲地喊“好”。

老九却连连摇手，说：“还不行，还不行，三句半太简单了，不象歌，我们要编真正的歌，象电影里唱的那样的歌，才真有味哩！”

“老鲁，你负责整理！”醇江直愣愣盯住我。

“就按刚才我们说的意思。”吴三爹也说。

“要快，越快越好。”邱支书这样叮嘱。

“歌，早都编出来了！”我大声地说，“在你们的心里，在每一个社员的心里！”

是的，在我的眼前，这四个虎虎有生气的人，竹云生产队的代表人物，从他们那闪着火一般的眼睛里，我看到了无数颗比火塘里的火还要炙热的赤红的社员的心。他们心里都唱着一支歌，一支颂扬人民公社，颂扬党的政策，颂扬社会主义道路的歌！

一九六三年一月